

劉以鬯、莫言、崑南、許子東 談小說的創作與欣賞

——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文學研討會

◎ 本刊特約資深記者：林翠芬

本港著名小說家劉以鬯先生8月29日在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「小說的創作與欣賞」文學研討會上說：「寫小說的原則是要有創新精神，小說創作要走自己的路。」半生心繫紅高粱農村的國內著名小說家莫言先生指出：小說創作寫自己熟悉的生活，充分發揮想像力，用新的形式寫出具地域特色又有普遍意義、正視人類靈魂深處的文學作品。本港小說家、詩人崑南先生說：創作人要用真誠、創新的創作態度，找尋新視角，有夢、有理想追求；崑南又說：「無中生無」是小說創作的最高層次。

身為今年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評審的北京著名小說家莫言先生，讚許香港中青年作家小說作品具鮮明本土特色，創作成績可觀。

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「小說的創作與欣賞」文學研討會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香港藝術發展局合辦，於8月29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，講者包括：本港著名小說作家劉以鬯先生、北京著名小說家莫言先生、本港著名作家崑南先生和嶺南大學中文系許子東教授。

主持研討會的許子東教授介紹說：「劉以鬯先生的《酒徒》是我教香港文學的必選教材。劉以鬯先生幾十年的文學經歷聯繫中國文學和香港文學。」

劉以鬯：小說要創新，走自己的路

劉以鬯先生說：「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編輯出版我的小說選《劉以鬯小說自選集》，我在序中講了我寫作的經過。寫小說的原則是一定要有創新精神，與眾不同。法國新小說派在四五十年代流行，我寫新小說走創新路線，也有受法國新小說派的影響，（但實際上走的不是同一條路。）小說創作一定要走自己的路。」

「中國五四時期以來的新文學有很多是受俄國和西方文學影響。（魯迅的《狂人日記》是受果戈里一部同名小說的影響。曹禺的《原野》受尤金奧尼爾影響，茅盾的《子夜》也是受俄國文學影響。）現在中國很多作家都已走自己的路線，取人之長補己之短，寫出獨特風格的小說。」劉以鬯先生說。

許子東教授指出：劉以鬯先生在《酒徒》中透過小說主角表達對中國現代小說的觀點，更早於寫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的夏志清教授。

劉以鬯先生：我的《酒徒》是於1961、62年在《星島晚報》連載發表，比夏志清教授的論文最少早十年。

劉以鬯：王家衛好幾部電影都是根據我的小說改編：《花樣年華》是由《對倒》改編。

崑南：「劉先生在我心目中不過五十歲。劉以鬯先生是我的前輩，他在《中國時報》編副刊「淺水灣」版時，我經常投稿，當時如果沒有「淺水灣」，也就可能沒有我。劉先生是最優秀的編輯，同時堅持小說創作數十年。」

「創作人要用真誠、創新的創作態度，找尋新視角，有夢，才有理想追求。」

許子東教授：崑南先生當年在《中國時報》副刊「淺水灣」版發表首篇作品，很有特色。

崑南：「小說創作有四種境界：『有中生有』是寫實手

28 特稿

法，『有中無』是與別不同、寫別人所無的；『有中生有』是虛擬手法，而『有中生有』是小說創作的最高層次。世間事有見到與見不到，小說家運用藝術技巧、精神力量探索，閉上眼睛，會有別人看不到、更真實和有挑戰的狀態。在人類文化史、藝術史中，找到自己的『無』。」

許子東教授：「崑南先生自費出版的《地的門》，我也建議列入大學生修讀香港文學的教材，是非常有激情的意識流小說。」

身為今年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評審的國內著名小說家莫言先生說：「作家最重要是自己的作品有一代又一代的讀者，得獎與否無所謂，對所有獎項以平常心處之。」

莫言先生在座談會中講述對香港小說的印象。他說很早以前知道香港小說家劉以鬯先生有探索創新技巧、非常先鋒的小說創作。八十年代香港女作家西西選編了幾部大陸小說作品在台灣洪範出版，對於大陸文學作品登陸台灣，西西功不可抹，作出了很大貢獻。此外還有李碧華、黃碧雲、董啟章等的小說作品藝術水平都很高。

莫言讚揚香港作家小說具本土特色

莫言先生說：「這次為評審而集中閱讀了香港中青年作家廿九部小說作品，更堅信香港有一大批熱愛文學、堅持創作和水準高的作家，小說創作成績可觀。」

莫言先生綜合對所閱讀的香港小說作品的特點包括：「具鮮明的本土特色，以作者熟悉的香港生活作小說場景，描寫香港社會的人物；語言有特色，以方言俚語融進小說，（不懂粵語如我也能看懂）；具強烈的當代思維角度全球化，文學技巧運用純熟，有些更有獨特的技巧；把故事與生活非常有機地融合；又能注重可讀與趣味，不純粹照搬生活，而是有所超越；有些更有很深刻的內涵，注重人的價值，對人靈魂深處的描寫，追求個性自由、追尋人生的終極意義。」

莫言先生指出：小說的存在意義是可以為讀者提供超越平凡日常生活、富姿采的幻想空間，並具可讀性。

莫言先生說：「我寫自己熟悉的鄉土，當作世界中

心；希望從自我出發的描寫有普遍意義，站在全人類的高度創作，充分發揮作家的想像力，充分調動個人經驗和借助其他人的經驗，創造出自己的故事，用新的形式講述出來，寫出既有地域特色、內容精彩和具普遍意義，正視人類靈魂深處的作品；相信這樣的文學作品可以有更多讀者，雅俗共賞。」

劉以鬯先生指出，小說的ending結尾很重要，surprise ending——意料之外的結尾。

劉以鬯先生說他當年來港原是想為他自己的出版社開拓銷路，但未能如願，而國內又正在打仗，不能回去，所以只好在香港住下來，「當時我一個人也不認識，寫了一篇兩千多字的小說投稿，在《星島晚報》登了出來，「我只有—枝筆！」拿了稿費可以吃飯，以後受欣賞，每幾天可以發表一篇小說。從此在香港生活了五十多年。」

劉以鬯先生解釋他的名字是當年開始寫作時父親為他改的，「鬯」字與「暢快」的「暢」字同義，「我覺得這名字也不錯，比較特別。」

崑南：創作可貴的就是多元化

崑南指出：「寫自己追求探索的小說創作，無可能有定律，創作可貴的就是多元化。」

「我的《地的門》是自資出版、自己發行，我今年72歲，小說出版後至今三四十年後才有評論。」

被問及最滿意自己哪部小說，劉以鬯先生說：「我在香港為生活寫連載小說，共二十八年，每天寫逾一萬字，曾同時寫十個連載小說，寫了二十多年。天津出版社為我出版自選集的廣告中也說是電影《花樣年華》創作靈感來自《對倒》，《對倒》是我比較喜愛和比較滿意的作品。」

此外，劉以鬯先生的短篇小說《黑色裡的白色，白色裡的黑色》，是很獨特的小說，以黑白相間的形式寫香港社會現實，白代表好的事情，黑代表壞的事情。

研討會上，莫言先生推薦現時內地一些優秀作家作品，包括：王安憶（長篇小說《長恨歌》）、阿城、蘇童、韓少功、余華（《活着》）、李銳（《后土》）、葉兆言、王朔、池莉、方方、遲子建等。